

Chinese

Honourable mention – Yuchi Qin

自讨不自在——裤子没穿对，就逛哈罗德

要说起自讨不自在的经历，上周我裤子没穿对就穿梭在哈罗德百货的金色大厅，那瞠目结舌的窘态，简直也是没谁了。

刚走过那几扇厚重的金属大门，我就知道，这地方跟我气场不和。靓男们晒了永久美黑，面部鬓发精心梳洗，宛如艺术雕刻，一口洁白的皓齿堪比腿上雪白的紧身牛仔褲，一个个高视阔步，好似主人气派。他们的时髦装扮实在太过炫目，有人不得不在室内也戴上了墨镜。妆容精致的女性军团也不示弱，那阵势我脑补了一下，估计就和卡戴珊姐妹奋力哄抢大牌设计师独家设计的包包差不多，反正那些大牌我从没听过。

我们朝着美食厅走去。“我才不会给孩子吃什么神户牛肉、俄罗斯鱼子酱”，我一边低声咕哝着，一边领着家人绕过那些沉甸甸的大理石柜台，上面堆砌着的闪闪发亮的碎冰块儿，压得柜台暗自呻吟。在一个肉制品柜台，里面摆了一盘“嫩鸡肉、半份鸭、羊排、北非风味香肠”大杂烩，售价标着 100 英镑。说起哈罗德百货的布局，绝对算让人晕头转向的商场之最。电梯随意经停各个楼层，楼梯呢，则感觉挂进埃舍尔的画作里更合适。我们绕错了好几个弯，一直在一个迷宫般的钻石大厅来回打转，引得店员的目光扫射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得做了一件我讨厌的事儿。张口找了个人问路，问除了美食厅以外还有什么地方有吃的。

那人给我们指了指去茶室的路。又拐错几个弯后，我们终于找到一部黄铜色的电梯，这才把我们给带过去了。等座的时候，我不禁懊悔出门没选对衣服。这身邋遢的短裤配 T 恤，跟这个地方完全不搭。稍年长的清洁员弓下腰用吸尘器轻轻地清洁着红色的天鹅绒沙发，面容精致的服务生身着剪裁考究的马甲，为心慵意懒的用餐者送上一块块切工考究的三明治。

我躲在家人背后，给我这丢人的短裤找了块遮羞布。之后，我们被引到一棵花树下的餐桌。这时进来了另一家子人，让我心里自在了些，因为我发现那堆人里唯一的男士也穿的是短裤。但随后我就意识到，这家子原来是爱尔兰人，一股更强烈的羞耻感涌上我心头。“这些穿着白色紧身牛仔褲、阿玛尼乐福鞋、光着脚脖子的人，可怎么看我们这些连条长裤都买不起的爱尔兰佬啊”，我想。

午饭后，我们逛了童装区。踱步走在那里铺的地毯，感觉比王室远亲的还要富丽、厚实。商品的价格令我五味陈杂，先觉骇人听闻，尔后荒谬可笑，倏忽郁闷不解，又觉愤慨难平。我看着自己漂亮的小宝贝，穿着平价的潘尼紧身褲和马莎 T 恤，上面沾满了口水和午饭留下的污渍，我不禁想，我是不是活得太失败了，竟然买不起只能手洗的羊绒连体衣，来保护她完美的肌肤。

想着想着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我大步流星地走到一位店员面前，做了一件令家人尴尬不已的事儿，问道，哪个脑子正常的人，会花 300 镑买一件婴儿连体衣？店员显然对这个问题猝不及防，但她却没有呼叫保安，而是微微一笑：“噢，说了您可能不信。这东西确实有市场，而且质量确实不错……不，

Fourteenth St. Jerome Translation Contest

Sponsored by the Conference Management Serv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Vienna

您说得对”，她话锋一转，“人家就是买个牌子，因为有钱就是任性。”

改编自：《爱尔兰时报》，作者康纳·蒲柏（*Conor Pope*），2018 年 8 月 29 日。